

文 學 叢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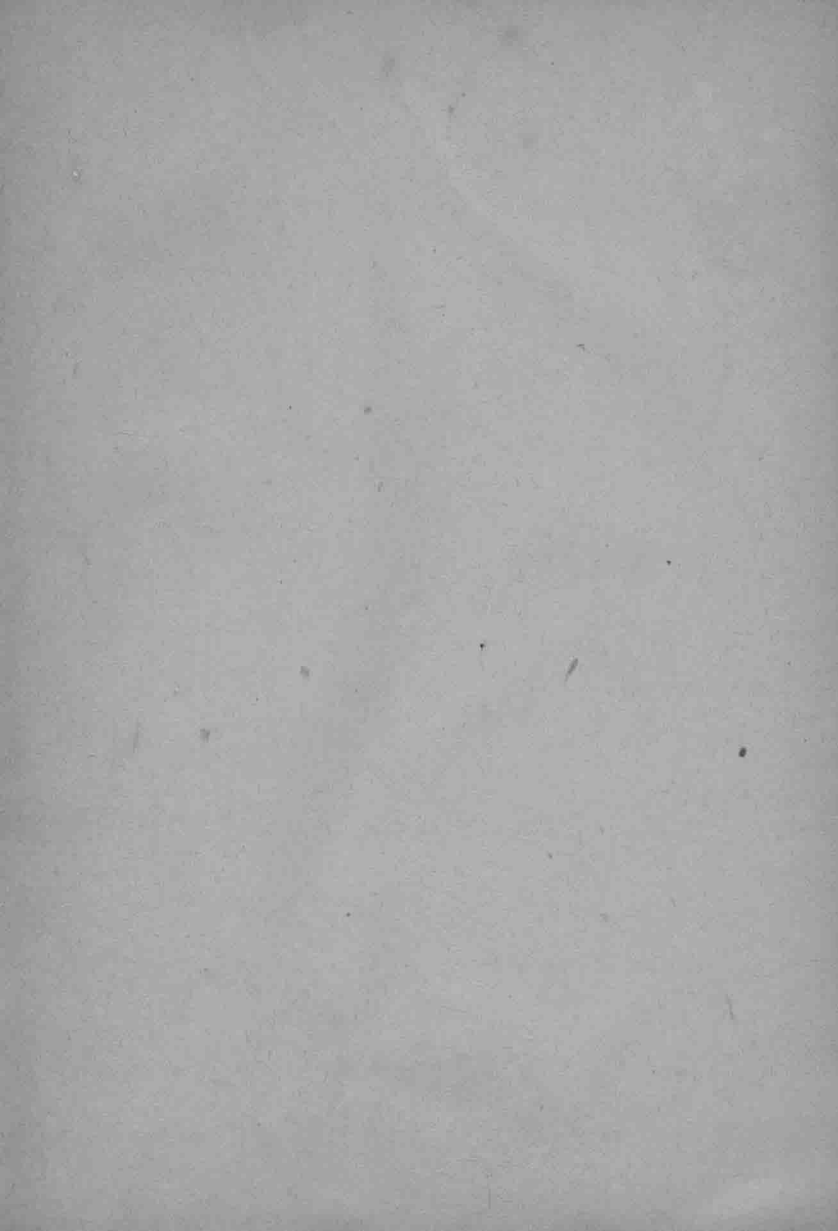
魚 目 集

卞 之 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第
一
輯



圓寶盒

我幻想在哪兒（天河裏？）

撈到了一只圓寶盒，

裝的是幾顆珍珠：

一顆晶澄的水銀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顆金黃的燈火

籠罩有一場華宴，

一顆新鮮的雨點

含有你昨夜的嘆氣……

別上什麼鐘錶店

聽你的青春被蠶食，

別上什麼骨董舖

買你家祖父的舊擺設。

你看我的圓寶盒

跟了我的船順流

而行了，雖然艙裏人

永遠在藍天的懷裏，

雖然你們的握手

是橋——是橋！可是橋

也搭在我的圓寶盒裏；
而我的圓寶盒在你們
或他們也許也就是
好掛在耳邊的一顆
珍珠——寶石——星？

七月八日

航海

輪船向東方直航了一夜，

大搖大擺的拖着——一條尾巴，

驕傲的請旅客對一對錶——

「時間落後了，差一刻。」

說話的茶房大約是好勝的，

他也許還記得童心的失望——

從前院到後院和月亮賽跑。

這時候睡眼朦朧的多思者
想起在家鄉認一夜的長度
于窗檻上一段蝸牛的銀迹——
「可是這一夜却有二百哩？」

十月二十六日

音塵

綠衣人熟稔的按門鈴

就按在住戶的心上：

是游過黃海來的魚？

是飛過西伯利亞來的雁？

「翻開地圖看，」遠人說。

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條虛線旁那個小黑點。

如果那是金黃的一點，

如果我的坐椅是泰山頂，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兒

準是一個孤獨的火車站。

然而我正對一本歷史書。

西望夕陽裏的咸陽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馬的蹄聲。

十月二十六日

寂寞

鄉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頭邊養一隻蠅；
長大了在城裏操勞，
他買了一個夜明錶。

小時候他常常羨豔，
墓草做蠅蠅的家園；

如今他死了三小時，
夜明鏡還不曾休止。

十月二十六日

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十月？日

歸

像一個天文家離開了望遠鏡，
從熱鬧中出來間自己的足音。
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
伸向黃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

一月？日

距離的組織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附 註

第二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報國際

新聞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兩星期前索佛克

業餘天文學者發見北方大力星座中出現一

新星，茲據哈華德觀象台紀稱，近兩日內該星

異常光明，估計約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

爆炸而致突然爛燦，當遠在羅馬帝國傾覆之

時，直至今日，其光始傳至地球云。

第七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史地

周刊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夜中馳驅曠野，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瞧就知道到了那裏了。

第九行

聊齋誌異白蓮教：白蓮教某者山西人也，忘其姓名，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愈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責「何違吾命。」門人方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

一月九日

第二輯

叫賣

可憐門裏那小孩，
媽媽不准他出來，
讓我來再喊兩聲，
小玩意兒，

好玩意兒……

唉！又叫人哭一陣。

過節

叫我哪兒還得了這許多，
你來耍賬，他也來耍賬！
門上一陣響，又一陣響。
賬條嗎，別在桌子上笑我，
反正也經不起一把烈火。
管他！到後院去看月亮。

苦雨

茶館老王懶得沒開門；

小周躲在屋檐下等候，

隔了空洋車一排簷溜。

一把傘拖來了一個老人——

「早啊，今天還想賣燒餅？」

「賣不了什麼也得走走。」

牆頭草

五點鐘貼一角夕陽，
六點鐘挂半輪燈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過在做做夢，看看牆，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第
三
輯

奈何

黃昏與一個人的對話

「我看見你亂轉過幾十圈的空磨，
看見你塵封座上的菩薩也做過，
你叫床舖把你底半段身體托住
也好久了，現在你要幹什麼呢？」

「真的，我要幹什麼呢？」

「你該知道的吧，我先是在街路邊，不知怎的，回到了更清冷的庭院，又到了屋子裏，又挨近了牆跟前，你替我想想看：我哪兒去好呢？」

「真的，你哪兒去好呢？」

羣鴉

啊，冷北風裏的羣鴉，

哪兒去，哪兒去，

哪兒是你們底老家？

啊，冷北風裏的羣鴉

落葉似的盤旋，

要降下了又不降下。

啊，冷北風裏的羣鴉，

活該！你們領着

慘淡的寒天來幹嗎？

啊，冷北風裏的羣鴉，

也罷，給我銜去，

銜去我扔掉的殘花！

啊，冷北風裏的羣鴉

飄遠了，一點點

消失在蒼茫的天涯。

噩夢

我彷彿出來看一位朋友。
我推開了一間小屋的門。
啊，真叫人難受，這陣霉臭！
桌上有一盞將滅的油燈，
燈前我那位朋友，一雙手
擰着頭，見了我也不作聲。
奇怪！我爲甚一陣陣的抖？

啊，你瞧，地是這樣的濕潤，
好像出的汗，在磚縫裏流！
啊，你瞧，這邊那邊的牆根
貼着一層深綠，一層深綠，
不是紙呵，是霉痕，是霉痕！
啊，深綠圍繞在我的四周——

（呵，我底四周有被的微溫！）

黃昏

悶人的房間

漸漸，又漸漸

小了，又小，

縮得像一所

半空的墳墓——

啊，怎麼好！

幸虧有寒鴉

拍落幾個「哇」

跟隨了風

敲顫了窗紙

我勁兒一使

推開了夢。

爐火餓死了

昏暗把持了

一屋冷氣

我四顧蒼茫

像在荒野上

不辨東西，

乃頭兒低着，

酸腿兒提着，

踱去踱來，

不知爲什麼

嘔出了一個

乳白的「痰」。

傍晚

倚着西山的夕陽

和呆立着的廟牆

對望着：想要說什麼呢？

怎又不說呢？

馱着老漢的瘦驢

匆忙地趕回家去，

忒忒的，足蹄敲着道兒——

枯澀的調兒！

半空裏哇的一聲

一隻烏鴉從樹頂

飛起來，可是沒有話了，

依舊息下了。

寒夜

一爐火。一屋燈光。

老陳捧着個茶杯，

對面坐的是老張。

老張銜着個烟捲。

老陳喝完了熱水。

他們（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烟飄蕩的

消着，又（像帶着醉）

看着煤塊很黃的

燒着，哦，他們昏昏

沉沉的，像已半睡：

噹！哪兒來的鐘聲？

又一下，再來一下：

沙沙，有人在院內

跑着，「下雪了，真大！」

第
四
輯



新秋

我道是誰呀，
灰淡的白雲下
輕輕打着哨，
摸摸牆頭草
又拉拉牽牛花，
一見我便溜，
那麼樣害羞！

原來是你呵，
一夜雨剛停住，
我還在床上，
你早來唱唱
又搖搖那小樹，
等我走出來，
一笑又走開。
還只三天呢，
就跟我這樣熟，
倚在我身邊

看我學抽烟，
你倒像很寂寞，
陪你玩也好，
你可不要老。

海 愁

記得我告別大海，

她把我搖搖：

「去吧，一睡就遠了，
遊大陸也好。

「不見我也不用怕，
如果你生病，

朋友也不在身邊，

告我，託白雲。

「記好，我總關心你，

一定向藍天

放出一小葉銀帆

航到你窗前。」

如今我真想老家，

我埋怨白雲；

他告我：「秋天到了，

大海也生病。」

胡琴

秋風裏

冷靜的街頭

啾啾呀呀的一陣

胡琴底哀愁

低訴與

腳踏落葉的行人。

不說話，

一個青年在

帶些胡琴拉小調，

想叫哪個來

買一把，

有空好唱「籠中鳥。」

我儘走，

不想買胡琴，

癡看衰草在牆上，

寒鴉在樹頂，

想尋求

算命小羅的噹噹。

落

在你呵，似曾相識的知心，
在你的眼角裏，一顆水星
我發見了，像是在黃昏天，
當秋風已經在道上走厭，
噓着長氣，倚着一叢蘆葦，
天心裏含着的搖搖欲墜
搖搖欲墜的孤淚。我真愁，

怕它掉下來向湖心裏投，
那不要緊，可是我的平靜——
唉，真掉下了我這顆命運！

倦

忙碌的螞蟻上樹，

蝸牛寂寞的殭死在窗檻上

看厭了，看厭了，

知了，知了只叫人睡覺。

蟋蟀不知春秋，

可憐蟲亦可以休矣！

至多像殘餘的煙蒂頭

在綠苔地上冒一下藍煙吧。

被時光遺棄的華夢

該閉在倦眼的外邊了。

入 夢

設想你自己在小病中

(在秋天的下午)

望着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與疏疏的樹影，

枕着一個遠去了的人

留下來的舊枕，

想着枕上依稀認得清的

淡淡的湖山

彷彿舊主的舊夢的遺痕，

彷彿風流雲散的

舊友的渺茫的行踪，

彷彿往事在褪色的素箋上

正如歷史的陳迹在燈下

老人面前昏黃的古書中：

你不會迷失嗎

在夢中的煙水？

發燒夜

真想說「我的心和錶競賽呢。」

傷了風，黃昏中又從東去

回東來，憑兩條熱腿

空兜了一圈春晚的半寒風，

爲什麼眼紅了？
鼻酸吧！

可是電燈，電燈，電燈你惱人！

也總是寂寞，你不會對人說嗎？

（當你要朦朧睡去了）——

「親愛的，我到底，到底

不能夠陪你聽我的鼾聲，唉。」

再設想有人暗地裏半問你

不知誰寄來了幾朵鮮花，

你聽了，拍拍衣袖上的灰土說

「花開了？我還以為太早呢。」

兩難是真的：心情跑過了年齡

又落到後面來，差這麼多：

明白人吟味着人病則思父母，
怎麼？又彷彿小孩子喊了哥，
意想說「我的心和錢競賽呢。」

得，得，得，都該歇息了，

「睡吧，一切的希望，

睡吧，一切的酸辛！」——

不管是誰吧給誰唱了搖籃歌，
枕上錢上有一聲「硬麪鏝鏝。」

第五輯

酸梅湯

可不是這幾杯酸梅湯，
怕沒有人要喝了，我想，
你得帶回家去，到明天
下午再來吧；不過一年
到底過了半了，快又是
在這兒街邊上，擺些柿
擺些花生的時候了。：：哦，

今年這兒的柿，一顆顆
總還是那麼紅，那麼腫，
花生和去年的總也同，
一樣黃，一樣瘦。我問你，

（老頭兒，倒像生誰的氣，
怎麼你老不作聲？）你說，

有什麼不同嗎？哈，不錯，

只有你頭上倒是在變，

一年比一年白了。：你看，

樹葉掉在杯裏了。哈哈，

老李，你也醒了，樹蔭下

睡睡覺真有趣，你再睡

半天，保你有樹葉作被。
哪兒去，先生，要車不要？
不理我，誰也不理我好，
走吧。……這兒倒有一大枚，
喝掉它！老頭兒，來一杯。
今年再喝一杯酸梅湯，
最後一杯了。……啊，好涼！

中南海

聽市聲遠了，像江潮
環抱在孤山的脚下，
隱隱的，隱隱的，
比不上
滿地的蟲聲像雨聲，
更比不上
滿湖荷葉上的雨聲像風聲，

——啊，輕輕的，輕輕的，

蘆葉上湧來了秋風了！

我不學沉入回想的癡兒女

坐在長椅上

惋惜身旁空了的位置，

可是總覺得丟了什麼了，

——到底丟了什麼呢，

丟了什麼呢？

我要問你鐘聲啊，

你彷彿微雲，沉一沉，

薄過天邊去。

路過居

路過居在什麼地方
你們問也不容易問到，
路過的很多，

却不大有人留心到
門上

一塊滿面雲霧的木匾，
雖然它一定看過

幾代人走過了。

大家只知道，

一條並不大

也並不荒涼的街上

有一家小茶館：

一所小屋四個洞，

長的一個像嘴，

常常吸進拭汗水的，

吐出伸懶腰的；

方的三個像眼睛，

常常露出幾個半身。

店主是誰

也不容易看出來，

裏頭的漢子

打扮

差不多全是一樣，

衣服

也差不多全是一樣

穿的藍粗布，

到夏天

誰也赤膊；

而且有時候要水

這個去

那個也去

自動拿開壺。

他們平常是喝茶，

一邊談話；

有時候談得

伸出大拳頭錘桌子；

有時候大笑

直笑得坐也噴不穩了，

叫板棧也跳了，

一碗茶潑倒了，

潑到了誰的腳上了，

那末罵，那末打，

打過了又哈哈的笑了；

有時候有人拉胡琴，

幾個人圍着他，要他唱，

他要唱又不唱了。

有時候也冷清清，

也許有一個年老的

抽旱烟，

坐出一口烟

又哼出一聲長嘆，

窗前

有一張「白話實事報」

被一陣怪風趕去了

追一片黃葉。

到黃昏，

這兒也用電燈，

但祇有一盞

而且很暗，

初看總以爲
是仍然用油燈，
不過比別家小舖子
點得久。

在晚上

十一點光景

有時候還可以聽到
有人在這兒

唱京調——

獨自從市場回來的，
來得正好，你聽：

「一馬離了
西涼界：」

一九三二

西長安街

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樹的，樹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撐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牆上，晚照裏的紅牆上，
紅牆也很長，牆外的藍天，
北方的藍天也很長，很長。
啊！老人，這道兒你一定

覺得是長的，這冬天的日子也覺得長吧？是的，我相信。看，我也走近來了，真不妨

一路談談話兒，談談話兒呢。

可是我們却一聲不響，

祇跟着，着跟各人底影子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這些影子，這些長影子？

前進又前進，又前進又前進，

到了曠野上，開出長城去嗎？

彷彿有馬號，是一大隊騎兵

在前進，而對着一大輪朝陽，
朝陽是每個人的紅臉，馬蹄
揚起了金塵，十丈高，二十丈——
什麼也沒有，我依然在街邊，
也不見舊日的老人，兩三個
黃衣兵站在一個大門前，

（這是司令部常年的什麼府？）

他們像墓碑直立在那裏，
不作聲，不談話，還思念鄉土，
東北天底下的鄉土！一定的！
可是這時候想也是徒然，
縱然想起這時候敵人的

幾片戰馬到家園的井旁

去喝水了，這時候一羣家雞

到高梁田裏去徬徨了，也想

哪兒是暫時的住家呢。拍拍！

什麼槍聲打哪兒來的？

土槍聲！自家底不怕，不怕：

可是蟋蟀聲早已浸透了

青紗帳，青紗帳早已褪色了！

你想嗎，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明天再想吧，這時候只好

不作聲，不談話。低下頭來吧。

看汽車掠過長街的柏油道，

多「摩登」多舒服！儘管威風
可哪兒比得上從前的大旗
紅日下展出滿臉的笑容！
如果不相信，可以問前頭
那三座大紅門，如今悵望着
秋陽了。

啊！夕陽下我有

一個好朋友，他是在一所
更古老的城裏，這時候怎樣了？
說不定從一條荒街上走過，
伴着斜斜的淡淡的長影子？
告訴我你新到長安的印象吧，

(我身邊彷彿有你底影子)

朋友，我們不要學老人，

談談話兒吧……

本篇成于二十一年秋天，第一段則

作于十九年，本獨立爲一篇，編在這兒，作
爲回憶。

春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描一隻花蝴蝶，描一隻鶴鷹

在馬德里蔚藍的天心，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見您哪

京都！

倒霉！又洗了一個灰土澡，

汽車，你游在淺水裏，真是的，
還給我開什麼玩笑？

對不住，這實在沒有什麼；

那才是胡鬧（可恨可恨）

黃毛風攪弄大香爐，

一爐千年的陳灰

飛，飛，飛，飛，

飛出了馬，飛出了狼，飛出了虎，

滿街跑，滿街滾，滿街號，

撲到你的窗口，噴你一口，

撲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角琉璃瓦吧？」

「好傢伙！真嚇壞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彈——哈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夢做得夠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車磴上歇午覺，

幸虧瓦片兒倒還有眼睛。」

「烏矢兒也有眼睛——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有什麼好笑，

歇思底里，懂不懂？歇思底里！

悲哉，悲哉！

真悲哉，小孩子也學老頭子，

別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風箏，

他也會「想起了當年事！」

悲哉，聽滿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歸去也，歸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斷線的風箏，

碰到了怎能不依戀柳梢頭，

你是我的家，我的墳，

要看你飛花，飛滿城，

讓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那才是胡調，對不住；且看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昨兒天氣才真是糟呢，

老方到春來就怨天，昨兒更罵天

黃黃的壓在頭上像大墳，

老崔說看來勢真有點不祥，你看

漫天的土吧，說不定一夜睡了

就從此不見天日，要待多少年後

後世人的發掘吧，可是

今兒天氣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樹也坐了獨輪車游春，
春完了又可以紅紗燈下看牡丹。

（他們這時候正看櫻花吧？）

天上是鴿鈴聲——

藍天白鴿，渺無飛機，

飛機看景緻，我告訴你，

決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本篇作于北平的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軍逼境的第二年——春天。第一節說到馬德里，因彷彿記得廚川白村說過北京似馬德里。至于京都，則因想到我們的善鄰而隨便扯到，其實京都的天並不甚藍，今年在那邊住了以後才知道。

編後附記